

<<白先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先勇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5742

10位ISBN编号：7536055749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花城出版社

作者：刘俊 编注

页数：4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白先勇集>>

### 内容概要

白先勇出身名门，从小饱读诗书，生就一颗敏感之心。

自幼的病痛，遭逢的乱世，家道的由盛而衰，都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

作为20世纪华文学的巨擘，“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夏志清语），白先勇以非凡的功力塑造了众多独特的人物形象；他的散文，以广博而精湛的内涵、深厚而内敛的情感、生动而富于变化的语言，位居20世纪华文散文的前列，成为独具特色的散文大家。

本书精选的小说和散文均具有代表性。

书中白先勇对昆剧的大力提倡和推广，集中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挚爱；而他对爱滋病危害人类的担忧和焦虑，则突出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白先勇集>>

作者简介

刘俊，1964年9月出生，江苏省南京市人。

1986年获苏州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著有《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精神分析与中国文学批评》等；参与编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主编《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十本）等。

《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2001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白先勇集>>

书籍目录

为逝去的“情”与“美”造像——综论白先勇小说 金大奶奶 闷雷 月梦 黑虹 小阳春 青春 藏在裤袋里的手 寂寞的十七岁 那晚的月光 上摩天楼去 香港——一九六 安乐乡的一日 火岛之行 一把青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谪仙怨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孤恋花 秋思 夜曲 骨灰 Danny Boy Tea for TTwo 散文 第六只手指——纪念三姐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写给阿青的一封信 人生如戏——田纳西·威廉斯忏悔录 贾宝玉的俗缘：蒋玉函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 世纪末最大的挑战——艾滋病(AIDS)对人类的袭击 酝酿中的风暴——艾滋(AIDS)在台湾的蔓延 山之子——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 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 我的昆曲之旅——兼忆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的《三梦》 《牡丹亭》还魂记 姹紫嫣红开遍——青春版《牡丹亭》八大名校巡演盛况纪实

## &lt;&lt;白先勇集&gt;&gt;

## 章节摘录

小说 金大奶奶 记得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跟奶妈顺嫂回上海，我爹我妈他们在南京还没有来，我就跟着顺嫂在上海近郊的虹桥镇住了下来。

那儿的住户大多数是耕田的人家，也有少数是常跑上海办货做生意的，不管他们干哪一行，家里总不愁柴火烧，白米饭吃；因为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春天来了，一大片油菜花，黄澄澄的，真是“遍地黄金”。

算来算去，虹桥镇一带最有钱的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金家。

这是顺嫂告诉我的，她讲，金家要是没有几百亩田，无论如何也撑不下他们家那种排场。

顺嫂的交际手腕很有两下，我们才住下来几天，她就跟金家上上下下混得烂熟了。

当她带着我向他们家里直闯而入时，就连那条看门的狼狗也不会叫一下。

金家的房子很大，是一所两进头的旧式平房，前面一个大天井，种了些合抱的榆树。

进门不远，是一间大厅堂，大约摆得下十来桌酒席，里面的家具一律是乌亮的梭枝木做的，四张八仙方桌，桌面中间都嵌了带青斑的大理石，夏天摸着浸凉浸凉的舒服得很。

厅堂四壁上挂满了字画，茶几上也陈设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盆景古玩，十分好看，我有时候禁不住要伸手去弄一下，顺嫂一看见就急得赶忙拉住我，咬牙切齿地低声说：“容哥儿，我的小祖宗，我跟你作揖，请你不要乱摸乱搞好不好？”

打坏了他们的东西，咱们可是赔不起啊！

” 我们常去金家玩，所以对于他们家中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

金家一共两房，因为金大先生常在上海住，所以田务家事都由二房管理。

金家的人差不多都是看金二奶奶的眼色行事的，连金二先生也包括在内。

金二奶奶是一位极端精明的管家婆，嘴尖心辣，又得金大先生的信赖，只要她喝一声，金家那班下人，就连那个最是好吃懒做的小丫头阿红，也不敢怠慢半分儿。

可是金二奶奶很买顺嫂的账，大概是因为顺嫂的针线活儿实在与众不同，三天两天金二奶奶总要差人来叫顺嫂去帮她扎些花儿。

金二奶奶对我也另眼相看，这准是看在她宝贝儿子小虎子分上。

小虎子与我有缘，我们这一对十来岁的孩子才认识几天，可是却像是从小就在一块儿似的。

小虎子也是一个捣精捣怪的人物，什么话都肯跟我讲。

他说：他不怕他的爹，他的爹是个不管事的烂好人。

可是讲到他的娘，他却把舌头一伸，贼头贼脑地朝左右看一看，再也不敢做声了。

讲到他大伯，他就把大拇指一伸，哼道：“嘿！

数一数二的好老！

”这句话我现在还承认，我实在忘不了金大先生那高高的个子，那撮深黑整齐的小胡子，以及他要笑不笑时那满面的潇洒神态，而最使我忘不了的，是他挂在胸前的那条大红领带，因为镇上系领带的还只有他一个人呢。

小虎子说他已经四十岁了，我只能相信他刚过三十五。

说起来，金大奶奶应该是小虎子的伯娘，可是当我问起小虎子的时候，他就撇着嘴哼道：“去她的！

她算是哪一门的伯娘？

‘老太婆’算了。

” 真是奇怪得很，金家全家背地里都叫金大奶奶做老太婆；小虎子这样叫，金二奶奶这样叫，就连阿红端饭给大奶奶的时候，也阴阳怪气地嘟嚷道：“这个‘老太婆’真讨厌！

凭她那副酸相也配指使人？

” 金大奶奶很少出房门，有时我看见她探头探脑地走到客厅来倒杯茶，如果这时金二奶奶偏巧坐在客厅里，金大奶奶会马上慌慌张张绕过走廊缩回去。

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见金大奶奶上过桌子，差不多总是等金二奶奶他们吃完了，然后再由阿红胡乱盛些剩饭剩菜送进金大奶奶的小间给她吃。

## &lt;&lt;白先勇集&gt;&gt;

可是更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金大先生从上海回来，从来不理金大奶奶，他们两人各住一房，金大先生房里很宽敞，家具陈设跟他的人一样漂亮，全是从上海搬来的；而金大奶奶的那一间却简陋得很，里面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昏暗，进大门之后，要绕老大一截路才找得到。

我不大去金大奶奶房里玩，金二奶奶曾经吩咐过我少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刚走到金大奶奶房门口，就被金二奶奶叫回头。

她牵着我的手，指着金大奶奶的房门低声说：“容哥儿，千万别去惹那个‘老太婆’，那个女人是贱货，你懂得吗？”

“我实在不‘懂得’金大奶奶是‘贱货’，不过我看见金二奶奶锋利的眼睛瞪得老大，也只好吓得直点头。”

“‘老太婆’是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

“有一天，小虎子跟我坐在天井里的榆树干上剥烤红薯吃，他对我这样说。”

“怎么见得？”

“我咬了一口红薯问道，因为我心中想即使金大奶奶有一点儿惹人厌，也不会‘顶顶’惹人厌嘛。”

“呵嘿！”

“小虎子将眼睛一翻，好像我不该对金大奶奶是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发生疑问似的。”

他接着说：“这是我娘告诉我的。”

我娘说‘老太婆’是个很不体面的人，她才不配跟我们同桌子吃饭呢！

不说别的，瞧她那副脸嘴我就咽不下饭。”

“小虎子最后这句话，我不得不同意，金大奶奶的长相实在不讨人喜欢。”

小虎子说她已经五十岁了，要比他大伯足足大上十岁，可是我看到她头上直直的短发已带上了白斑，好像远不止这把岁数似的。

金大奶奶是个矮胖子，又缠着小脚，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小虎子说她像只大母鸭，我看着也真像。

更糟糕的是金大奶奶已经老得面皮起了皱，眉毛只剩了几根，可是不知怎的，她每天仍旧在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雪花膏，描上一对弯弯的假眉，有时候描得不好，一边高，一边低，看着十分别扭。

小虎子又把她比喻作唱戏的木偶鬼仔，我还是不得不同意。”

“呸！”

“‘老太婆’才配不上我的大伯呢！”

“小虎子把红薯皮往地上一唾，两条腿晃荡晃荡地说道。”

“唔！”

“我应了一声，马上金大先生那撮俏皮的胡子及金大奶奶那双别扭的假眉一同跑来我眼前了。”

“我大伯总不爱理她，有时‘老太婆’跑到我大伯面前唠嗦，我大伯就抹她一鼻子灰，骂她是个老——老——”小虎子想了一下突然拍着手叫了起来：“‘老娼妇’！”

哈！

哈！

对了，就是‘老娼妇’，你那时没有看见‘老太婆’那副脸嘴，才好看呢！”

“金大奶奶难道不难受吗？”

“我相信金大奶奶脸在那时一定比平常难看。”

“谁管她难不难受呢，反正我大伯常常骂她的。”

“小虎子仰起头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红薯，好像很得意的样子。”

“我猜金大奶奶一定常常哭的吧？”

“因为我亲耳听见她哭过几次，而眼前我又似乎看到她一拐一拐地拿着手帕偷偷地拭泪了。”

“‘老太婆’不止常常偷哭，她还会私底下暗暗地咒人呢！”

有一天我走过她窗户底下，她正在咕里咕噜地骂我大伯没有良心，骂我娘尖酸刻薄。

我暗地里告诉了我娘，我娘马上轻手轻脚，悄悄地——悄悄的——走到‘老太婆’房门口——”小虎子说到这里，压低了嗓子，眼睛一瞪，将颈子缩起，从他面部的表情，我又好像看见了金二奶奶锋利的眼睛满露凶光，蹑手蹑脚站在金大奶奶门外，如同一只母猫要扑向一只待毙的老鼠样；“喔！”

## &lt;&lt;白先勇集&gt;&gt;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将自己的胸前衣服一把抓住。

“我娘将房门一脚踢开，跳进去将‘老太婆’的头发一把抓住！  
接着一顿狠打，老太婆像杀猪一般叫了两声，就吓得绝了气。

” “哎呀！”

”我双手一松，手里剩下的半截烤红薯滑到地上去了。

小虎子看我吃了一惊愈更得意，吐了一口唾沫接着说：“后来我爹跑进来，将老太婆灌了两碗姜汤，她才醒过来，这一吓，老太婆半个月都起不了床，嘻嘻，有趣！”

”自从我们与金家认识以来，顺嫂一直都是金大奶奶的好朋友，不过顺嫂与金大奶奶的交往一向都是秘密的。

她总是拣着金二奶奶到厨房里去骂佣人，或是在前厅打牌的时候，才悄悄地溜到金大奶奶房里去。她们有时聊得很久，而且顺嫂出来的时候，往往带出来一双红眼眶及一对鼓得涨涨的胖腮帮子，这是顺嫂听了不平之事的征象。

“顺嫂，你说金家全家哪一个人最好？”

”有一次我们从金家出来时，我在路上问她。

“当然是大奶奶喽，”顺嫂不假思索地答道。

“可是小虎子告诉我‘老太婆是一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呢。”

”我又想起小虎子那天对我讲的那一些话了。

“胡说八道！”

”顺嫂的胖腮帮子渐渐地鼓起来了，“这起人都丧尽了天良，一齐拿人家来作出气包罢咧。唉！”

金大奶奶的身世不知道多么的可怜呢！”

” “她怎么可怜法？”

”我好奇地问道，我也觉得金大奶奶有点可怜，可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可怜。

“小孩子不要察是察非。”

”顺嫂虽然已经过了四十岁，可是有时候她的话要比她的年纪老得叫人难受得多，这是我一向不依的，于是我便放出了一切纠缠的法宝，非迫得顺嫂屈服不可。

终于顺嫂答应在吃过晚饭以后告诉我听，不过她却要我赌咒绝对不可告诉旁人听。她说，要是这些话传到金二奶奶耳里去的话，金大奶奶就要吃苦头了。

<<白先勇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